

让我们来谈谈 我们的灵魂

选编自《鲁米之魂》

让我们保持安静，
跟随内心的指引。
神秘的命运知晓每一粒尘埃的一生，
让我们讲述我们的故事，
如一粒微尘。

[波斯]

鲁米

Rumi

The Soul of Rumi

• 著

万源 中译

[美] 科尔曼·巴克斯 (C. Coleman Barks)

英译

C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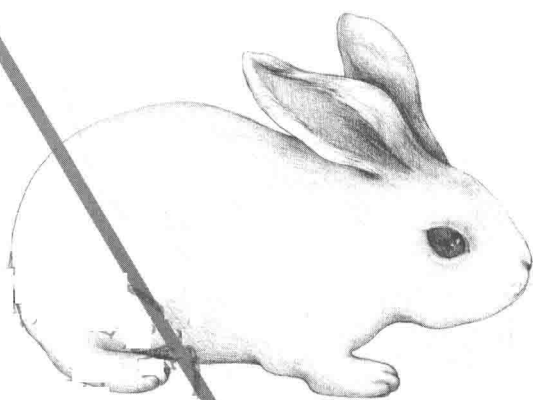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S BOOK

明德天卷

让我们来谈谈 我们的灵魂

选编自《鲁米之魂》



[波斯]

鲁米

Rumi

● 著

The Soul of Rumi

[美] 科尔曼·巴克斯 (Coleman Barks) 著
万源一中译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S-BOOKY

博集天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灵魂 / (波斯) 鲁米著; (美) 巴克斯英译; 万源一中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5
书名原文: The Soul of Rumi
ISBN 978-7-5404-7580-2

I. ①让… II. ①鲁… ②巴… ③万… III. ①诗集—伊朗—中世纪 IV. ①I373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2188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4-229

The Soul of Rumi

Copyright © Coleman Bark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架建议: 心灵·诗集

RANG WOMEN LAI TANTAN WOMEN DE LINGHUN

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灵魂

著 者: [波斯] 鲁米
英 译: [美] 科尔曼·巴克斯
中 译: 万源一
出 版 人: 刘清华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策划编辑: 张小雨
特约编辑: 田 宇
版权支持: 文赛峰
营销支持: 李 群
封面设计: 利 锐
版式设计: 张丽娜
内文插画: H / S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80-2

定 价: 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推荐序

张德芬

鲁米的诗作，终于要在华语世界正式出版发行了。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工作和生活上的最佳伙伴——刘丹。当初我介绍给她关于鲁米的诗，她着迷了。搜索了一番，大陆很久以前出版过一本鲁米的诗集，但早就绝版了。台湾地区这么多年以来，也只出过几本不起眼的鲁米的诗集（其中一本我买过，叫《在春天走进果园》），也没引起太多的关注。

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鲁米。他究竟是谁呢？他是波斯诗人，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者，我不在乎他的这些头衔，我就是喜欢他的诗。相较于惠特曼或是纪伯伦，他的诗不但入世，而且内容广泛，更具有“人性”。感觉他把周遭所有的事物都信手拈来地发挥成诗作，所以他的作品量非常大。这次出版的是他的精品，字字铿锵有声却又发人深省。

从他的生活来看，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。就像他亦师亦友的伟大修士夏姆士一样，可以在灵魂的恍惚狂喜状态和日常的体力劳动之间自由转换。他们彼此寻找对方，最终聚在一起，夏姆士对于鲁米本身的修行和创作有巨大的影响，尤其是夏姆士被鲁米身边嫉妒的人杀害之后，极端的痛苦罪咎让鲁米的灵魂爆发出了最强大的创造力。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他们的相逢、相交和相知的过程。

其实鲁米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诗歌里面包罗了各种话题，尤其不忌讳性爱方面的议题，就像他说“哈里发虽然阳痿，但他却是真正的男子汉。真正的男子气概，是克制感官享受的能力”。当然，对于爱情，他也是毫不吝惜地在诗中淋漓尽致地发挥。这又有一点像我们中国著名的诗人仓

央嘉措一样，诗作表面谈的是爱情，其实说的是修行深层次的奥秘。

比方说：“我想成为你赤足走过的地方。因为，也许在你迈步以前，你会看着地上。我想要这样的赐福。”还有：“恋人和心上人的爱抚，多么熟悉而谦恭，但在其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它要创造一种会消融所有其他形状的形式。记住，通往圣地入口的大门就在你内在。”所以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和恋人之间的爱情，但其实爱情也不过是帮你靠近自己内在神圣的一个管道。“如果你爱上爱情，那就寻找你自己。”这真是经典名句啊！

还有我喜欢的一段是：“我们如何才能从内在了解神性的品质？如果我们只通过比喻了解，那就像是当孩子问，性爱是怎么回事？你却回答：‘就像糖果，非常甜蜜。’性爱的本质伴随愉悦而来。无论你怎么谈论奥秘，我知道，或者，我不知道，这两种说法都接近真相。这两种说法都不算是谎言。”这里面深沉的含义可能真的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地沉思冥想、琢磨了。

当然，鲁米也表达了爱的最高境界，而且表述得非常入世、落地：“没有什么爱能胜过没有对象的爱，没有什么工作，能比没有目的的劳动，更令人心满意足。”这种境界是令人神往的，没有目的的劳动，像随手画画、种地甚至打扫家务，都可以是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修行方式。而没有对象的爱，就是大爱，那才是真爱。

鲁米也极其喜爱动物和植物，诗作当中常常以各种动物和植物为对象来发挥。比方说：“人们希望你快乐。不要继续用你的痛苦来服务他

们！如果你能解开你受缚的翅膀并释放你嫉妒的灵魂，你和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就会像鸽子一样起飞。”“我说的话，让我酣醉。夜莺、鸢尾花、鹦鹉、茉莉：我说它们的语言，同时也说出，我对夏姆士·大不里士的思念。”

很多人说鲁米是同性恋者，虽然他有妻有女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他对夏姆士的爱，并不是那种肉体的情欲，因为他表达的意境实在太美了：“在我耳边，除了你的声音，我什么也听不见。心儿已夺走了头脑的口才。爱写下透明的字句，所以，在空白的书页上，我的灵魂就能阅读和回忆。”

反正他身边所有的事物，都会被信手拈来地成为诗作的内容，这一首我也很喜欢：“有一个我们想要的吻让我们渴望一生，那是灵魂对身体的轻触。海水恳求珍珠，张开它的蚌壳。百合花，多么热切地想要一个疯狂的爱人！在夜里，我打开窗，邀请月亮光临，并将它的脸与我的脸相贴。把我吸进你的呼吸。关闭语言之门，打开爱的窗户。月光不会由门而入，而只会跳进窗口。”多美啊，让你一个人深夜静静地待在家中时，都可以去感受诗中描述的那种意境，实在太疗愈了。

相较于其他灵性诗人，鲁米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能够体会到我们凡人情绪上的困扰，继而给我们一些指引。像他最受欢迎的一首诗《客栈》（我的公众微信号：tefenchangpublic发过中英文对照），就是描述每天我们的内在和外在这都会有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来到，而我们就要像客栈一样，欢喜接待这些人，没有分别心，不带批判，允许他们肆虐，他们会

帮你清空内在，继而容纳新的快乐进来。这首诗特别励志，我很喜欢读。

另外，他还深深了解到每个人有的时候早上起来，都会莫名其妙陷入一种比较抑郁的感受中，所以他安慰我们：“今天，就像任何一天，我们醒来，空虚而又害怕。不要打开书房的门，并开始读书。拿起你的乐器。让我们所爱的美，成为我们所做的事。有千百种方法，跪下并亲吻大地。”其实，我自己常常早上醒来时，感觉很需要一个母亲一样的人物，来和我这个小婴儿说说话：“宝宝你醒啦？今天想吃什么啊？想去哪里玩啊？”哈哈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和向往吧？可惜我们都不是小婴儿了，也没有一个这样温柔耐心的母亲可以每天这样迎接我们，所以，试着成为成人，自己找乐子很重要！鲁米的意思是，不要动用头脑去分析（不要看书），而是拿起你的乐器，这个乐器可能是你的音乐、你的画笔、你的笔墨砚台、你的植物、你的小狗、你的家人，任何可以让你心中有爱、有美的东西，都可以成为你的乐器，去表达、探索这个世界。毕竟，有千百种方式，可以让我们和地球母亲联结，这是最扎实的快乐和喜悦。

最后，我想以鲁米最经典的一首诗作为结尾：“在对和错的观念之外还有一个所在。我会在那里与你相遇。当灵魂在那里的草地上躺下，世界就满得都没法谈论。观念、语言，甚至彼此这个词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”我觉得鲁米说的这个所在就是一个非二元的世界，超越了所有的好坏对错、是非曲直，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那里去，如果能在活着的时候到达那片草原，就表示你开悟啦。那里不需要语言，因为所

有的想法、言语、彼此等这些东西，都是属于二元世界的。同样，喜悦、悲伤、幸福、愁苦这些东西，在那里也找不到。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美国现代作家杰德·麦肯纳所说的真相——“恒久非二元觉知”（参考《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》这本书）。

是的，亲爱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们都会在那里相遇。在那天来到之前，让我们好好享受二元世界的美丑、善恶、对错、好坏吧，谁知道无常或是明天哪一个会提前到来。

导 读

科尔曼·巴克斯

1. 鲁米的生平和时代

13世纪的中东处于一个政治急剧动荡、硝烟弥漫的时代：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仍在继续，十字军从西欧出发，穿越安纳托利亚半岛；势不可挡的蒙古大军的铁骑从亚洲大草原朝欧洲长驱直入。

这也是一个灿烂的灵性觉醒的时代，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位讴歌神之临在的诗人也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他们在世的时间有相互交叠的部分：一位是阿西西的圣方济（约1182—1226），他生活在世纪之初；另一位是梅斯特·埃克哈特（约1260—1328），他生活在世纪之末；第三位则是贾拉鲁丁·鲁米（1207—1273），他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中叶。他们都是伟大而臣服的灵魂，也是神奇的诗歌大师。

鲁米出生在名叫巴尔赫的城市附近，位于现在的阿富汗，那时属于波斯帝国的东部边界。他于1207年9月30日出生。他的家族世代都是伊斯兰法学家、神学家和神秘家。他的父亲巴哈尔丁·瓦拉德写过一本心灵日记，题为：“从自我到灵魂的爱的笔记”，鲁米对这本笔记极为珍视。

在鲁米年幼时，就在成吉思汗的军队入侵之前，他的全家逃离巴尔赫。蒙古帝国的版图向西扩展到波斯，并最终长驱直入，直到亚得里亚海。鲁米和他的家人旅行到大马士革，并一路来到尼沙布尔，在那里，他们遇到了诗人法里度丁·阿塔耳。阿塔耳看出少年的鲁米是一个伟大的灵魂。据说，当阿塔耳看到鲁米跟随他父亲巴哈尔丁向他走来时，他说：“走过来一个大海，后面跟着一个海洋。”为了纪念这次相逢，阿塔耳把他的《真主

之书》送给了鲁米。

鲁米一家最终在土耳其中南部的科尼亚定居。他父亲继续领导当时的苦行僧教团。数年之后，鲁米才二十多岁时，他父亲去世了。鲁米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，指导教团的神学、诗歌和音乐的学习，以及其他与灵修有关的事务，也包括烹饪和饲养动物。作为一个虔诚的学者，鲁米赢得了广泛的声誉。他的教团有一万多个学生。

教团的工作就是打开心灵，探索合一的奥秘，如饥似渴地探求真理，并试图道出真理，为生而为人的荣耀和艰辛欢庆。为此，他们采用静默、唱歌、诗歌、冥想、故事、讲道和说笑话等形式。他们既禁食，也欢宴。他们一起散步，观察动物。动物行为是他们学习的经文。他们烹饪，并在花园里干活。他们也种植果树和葡萄园。

他们提出了很多人类的根本问题：欲望的目的是什么？梦是什么？一首歌又是什么？我们如何知道另一个人的静默有多深？心灵是什么？成为一个完人是什么意思？宇宙的起源是什么，个人的觉知如何与这个源头相连？他们用许多方式提出浮士德式的问题：是什么支撑着世界，让它不致垮塌？我们如何在自律和臣服之间达成平衡？这些持续的灵性层面的问答渗透进诗歌、音乐、运动以及教团的各种活动之中。他们知道，答案不一定经由推理而来，而会经由音乐、意象、梦境以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而来。

也有其他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探讨。我应该如何谋生？我如何能让我的亲戚离开我的家？你能帮我延缓还债期限吗？苦行僧也有世俗的职业：石

匠、织布工、书籍装订者、杂货店店员、制帽匠、裁缝、木匠。他们是手工艺者，而非放弃世间生活之人，他们积极而又肯定，也流露出喜悦和狂喜。有人称他们为苏非或神秘家。而依我看，他们是在追随他们的心灵。

大约就在这个时期，科尼亚东北部偏僻山区的一个名叫布尔汗丁·马哈奇的冥想者回到了教团，他并不知道他的老师、鲁米的父亲已经去世。当他回来之后，布尔汗丁决定要用他的余生来教导和训练他老师的儿子。在九年时间里，他带领鲁米进行了多次、有时是连续的四十日禁食。鲁米熟练地掌握了这种神秘传统。他教导学生们敞开心灵，并写诗来鼓励他们这样做。“神秘”一词在这里并不是指一个秘密的世系或任何秘传教义。这个词就像“灵性”一词一样。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，但我做不到。“神秘”或“灵性”常常无法用经验来验证，或者说，照相机无法把它拍下来，秤不能称出它的重量，甚至语言也很难描述它。它并不完全是身体的、情感的或思维的，尽管它常常包含这三个方面。就像我们内心深处的爱一样，神秘既无法证明，也无法否认。它确实会发生，而这正是鲁米诗歌所栖居的人类存在的领域。

鲁米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，他又结过一次婚，他有四个孩子。我们确实对鲁米那时的日常生活有些了解，因为他的大儿子苏丹·维莱德保存了鲁米的147封私人信件。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，他非常紧密地参与教团的生活。在一封信中，他恳请一个人延期15天向另一个欠他钱的人收债。他请一个有钱的贵族借给一个学生一小笔钱。一个亲戚搬到一个虔诚的老妇人拥挤的

家里，他询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在信中也会突然冒出几句诗行。鲁米做着很实际的世间工作，同时也是一个狂喜的诗人。

在1244年10月底，鲁米遇到了大不里士的夏姆士，这成了鲁米人生的中心事件，它激发鲁米成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。夏姆士是一个充满神性的人。他穿着一件黑斗篷。苏非故事中提到，他周游各地，寻找一个能承受他深刻而强烈临在的朋友。夏姆士是一个石匠，他可以在灵魂的恍惚狂喜状态和日常的体力劳动之间自由转换。每当学生们围绕在他身边——他们总是这样，他就会披上他的黑斗篷，然后告退离开。

夏姆士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：“难道我没有朋友吗？”

最后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你愿意用什么来交换？”

“我的头。”

“你的朋友是科尼亚的贾拉鲁丁。”

有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好几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鲁米在科尼亚一个小广场的喷泉边教导学生，他在朗读他父亲的笔记。夏姆士穿过人群，把那本书和别的书都扔进了水池。

“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”鲁米问道。

“你现在必须活出你所阅读的智慧！”

鲁米把目光转向水中的书。

“我们可以把书捞上来，”夏姆士说，“它们会和原来一样干。”

夏姆士从水中拾起一本书给鲁米看。那本书是干的。

“扔了它们。”鲁米说。

当鲁米摈弃了书本，他开始了一种深刻的灵性生活和诗歌创作。“我原以为属于真主的品质，如今我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了。”他作为神学家的时期也结束了。他和夏姆士一起静修数月之久。他们的密谈和神秘友谊从此展开。

但是，教团中的一些人非常嫉妒夏姆士。他们不信任他，并怨恨他让鲁米放弃了教学。他们逼迫夏姆士去大马士革，但鲁米又把他叫了回来。最后，似乎是鲁米的一些学生，很可能包括他的一个叫阿拉丁的儿子在内，杀死了夏姆士，并隐藏了他的尸体。鲁米悲痛欲绝，开始绕着他花园中的一根柱子吟诗，这些诗句后来被视为有关寻找神圣伴侣的最真实的记录。当然，他的转圈也成了梅夫拉维教团^①动态冥想的起源。这同时也是自律和臣服的象征。这是与星空、原子以及作为宇宙源头和本质的旋转形式相呼应的舞蹈。但也要牢记，鲁米的狂喜始于悲痛。

他说出他的诗句。笔录者把它们记下来，鲁米再在记录稿上修改，但他的大部分诗作可以说是自然的即兴创作。他的《大不里士的夏姆士作品集》可以视为他们神圣友谊的内在对话。有一段时间，鲁米四处寻找夏姆士，直到有一天在大马士革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无须再寻找了。他感觉到，并且知道，夏姆士就存在于这份友谊中，并且他（鲁米）自己就是这份友谊。他的诗歌就来自于那里。

这部由颂诗组成的诗集，由一系列的两行联句组成，有时只有短短的

^① 是一个13世纪时建立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科尼亚的伊斯兰苏非主义教团，奠基人是鲁米。最大特点是祈祷时进行不断的转圈，目的是出神接近上帝。——编者注

八行，有时候则要长得多。这种形式是一种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、从一个思绪到另一个思绪的非理性的、直觉式的跳跃。这种灵活的诗歌形式成了鲁米热切渴望的合适载体。鲁米和夏姆士在心灵中相遇，他们的神圣友谊在诗歌中扩展，超越了性别和年龄，超越了浪漫爱情，超越了任何的师生概念。这些诗歌包括《阳光》和《任何人说的话》。他们的友谊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宇宙。不是经由爱相连，他们就是爱本身的活跃氛围。鲁米的诗歌呼吸着这样的气息。它们清新而感人，在七百年之后的今天，依然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鲁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中写下了一首超级长诗，这首诗的名字就叫《玛斯纳维》，共有六万四千诗行，分为六卷。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它就像海洋一样波涛汹涌，涉及许多的主题。它是自我的诠释，又充满了远见卓识，有时会对灵魂的健康和《古兰经》中的段落加以幽默的评论，书中充满了民间传说、笑话以及对当时在世人物的评价。鲁米把这部诗歌巨著献给了他的抄写员胡萨姆·切利比。他们一起在科尼亚漫步时，在穿过梅拉姆的葡萄园时，在授课时，在街上或在澡堂时，鲁米都会向胡萨姆口述诗句。胡萨姆曾是夏姆士的学生，所以，这首长诗也可以看成是鲁米与这位挚友的对话的延续。这部诗集奇特的多样性的统一，也体现了鲁米领导他教团的方式：有时，他会参与教团的整体成长；有时，他则会强调个人的需要。《玛斯纳维》的读者可以从这部诗集的任何一个地方读起，并在其中畅游。它是一股诗歌之流，它的副歌是狂喜的欢呼：“这没有

终点！”或者，“这无法言说，我已沉溺其中！”

鲁米在1273年12月17日黄昏时分去世。每个月都会有上千人凭吊他在科尼亚的陵墓。据说，各大宗教都派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。他们把鲁米和他的诗歌视为帮助他们加深自己信念的一种方法。他也常常被称为莫拉维或毛拉纳，意思是“大师”或“主人”。每年的12月17日，全世界都会纪念这个他与神性合一之夜。这也被称为他的婚礼之夜。鲁米感觉这种合一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他知道这就是每一个想要赞颂的冲动的核心，并且，他认识到，它就是他称作“心上人”或“挚友”的临在。他并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宗教或文化体系，他宣称，他属于这弥漫整个宇宙的神圣临在，并让它充满活力。

我属于心上人，我已看见两个，
世界合而为一，我呼唤它，并知道
它是最初，最终，外在，内在，
只有那呼吸，将人类呼吸。

2. 对诗歌和意识的一些声明

法纳和巴卡：流过鲁米诗歌门槛的两道溪流

没有人能说清，内在生命到底是什么，但诗歌就是一种这样的尝试，也没有人说清诗歌是什么，但让我们大胆宣称：意识之中有两道溪流，尤其是在狂喜的生命和鲁米的诗歌中：它们被称为法纳（fana）和巴卡（baqa），这两个阿拉伯词汇指的是人与神性的嬉戏和互动。